

用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找矿成果

——记地质工作者丁贻礼

丁卫星

一名一生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奖、重大科技研究成果、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都与他无关；科学院院士、学科带头人、博士、教授、知名学者也都不是。那么，写他还有什么意义吗。作为一名普通的地质科技工作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默默无闻地为自己的祖国奉献，就为了这些，何尝不值得去为他写上一笔。



丁贻礼（1924年3月23日至~2004年3月27日），云南省昆明市人，汉族。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地质科技工作者。



西南联大读书期间（1945年9月）



1946年6月25日随联大复员回北京
离开昆明前夕拍



1946年在北京的丁贻礼

出生于殷实家庭的他自小按照长辈的要求就是多读书，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是按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去要求的，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让他们姊妹都努力读书学习不敢怠慢，用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来规范自己。1930年7月，6岁就在昆明县进入云南省立师范阴山附小读书，1936年后，分别就读于昆明虹山中学，云南省立阴山中学，1939年，开始就读云南省立昆华工业学校。



丁贻礼（中间白衣）与云大同学合影



丁贻礼和云大同学留影



丁贻礼（后排右2）与云大同学合影

1943年7月考入云南大学先修班，受其爷爷丁绍文（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之一，电灯公司总协理）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云南大学矿冶系读书。云南有着丰富的金属矿藏，当年云大矿冶系里也有不少国内此专业大师级教师，矿业专业在国内也是很有名的。在基础课学习期间有一门基础课程《普通地质学》，使他对地质科学有了很大兴趣，特别是去到昆明郊区野外实习《普通地质学》所学内容，由此让他喜欢上了地质学这门学科，希望深入学习，这一志向的由此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当年由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两校邻近，两校师生互有往来有较多交流，又被西南联大强大的师资阵容和学术风气所吸引。在 1945 年 7 月，他决定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地质专业，随自己的喜好转学学习，这要感谢那些年的教育制度。本来他在云大矿冶系已经是二年级学生，在联大应该插班读三年级了，但是按照当时大学的规定，中途转学插班就读的要往下降一个年级，故而只能在联大二年级就读。1946 年秋天，西南联大解散原来联合办学的三校复员北京、天津，他随即转至北京大学地质系继续学习。



就读联大期间参加纪念五四运动游行



就读联大期间参加纪念五四运动大会及游行



就读联大期间参加纪念五四运动游行



学生上街游行，手举“我们要民主”



就读联大期间参加纪念五四运动游行



参加纪念五四运动游行

在联大读书期间，对历史感兴趣的他还选修了吴晗先生的中国通史。他在联大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但却对联大心有所系，在北大读书期间是“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部理事，为宣传和传承联大精神不余遗力。



在西南联合大学校门与地质地理气象系同学合影
(丁贻礼前排左1)



联大地质地理系实习照(丁贻礼后排左1)



丁贻礼(浅衣者)和同学在野外地质实习

1944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联”),后转入“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在1949年9月国民党“九九整肃”中以“匪嫌”被捕关入昆明陆军监狱,在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前获释。在昆明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第八路、二十六路军围攻昆明时参加了“昆明保卫战”。



联大野外实习(丁贻礼左2)



丁贻礼西南联大读书时与同学合影
丁贻礼 前左2



和联大同学合影



联大复员北京途中(1946.7)
(前排左2王XX、前排右1高嘉齐、后排右1丁贻礼)



联大复员回北平途中(1946年)
(丁贻礼前排左1、高嘉齐后排左1、王兰芬后排右1、褚时俊后排右2)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途经贵州花溪留影
(丁贻礼后排右1)

一生喜爱音乐,解放前参加多个歌咏团体如“海啸歌咏队”、“南风合唱团”、西南联大“高声合唱团”、昆师“大路合唱团”等,并在北京大学组建“北大沙滩合唱团”并担任指挥,离休后仍是昆明“一二一合唱团”等合唱团的成员,坚持歌咏活动多年。当年的这些合唱团体,既是歌咏团体,也是聚集各路进步青年宣传和学习进步思想的地方,合唱团许多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先锋。1949年后在云南

文化系统工作，1950年4月还作为昆明市“文学艺术工作者”8人代表参加了“昆明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若不是后来响应政务院号召归口地质系统，可能将会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了。



丁贻礼（二排左1）在复员北京途中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途经贵州花溪留影
(前左3王兰芬、后左4丁贻礼、后右2褚时俊，三人均为昆明海啸合唱团成员)
(王兰芬前排左3、尚嘉芬后排左1、褚时俊后排左2、丁贻礼后排左4)

由于对地质学有兴趣到爱好地质学，进而转学去专门学习地质，最后还终身从事自己喜欢的地质事业，丁贻礼就是这样成为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从1953年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归队的命令，从昆明来到西南地质局（重庆）工作至1987年离休，用其所学的地质知识回报社会，一直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及地质科技管理工作。20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涯，为西南地区地质找矿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这里要说的是这位老地质工作者多年来他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用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为祖国经济建设找矿成果的那些事。



西南联大1946年复员北京途中留影
(前排左2张菊芬、左3孔祥芬、2排在3丁贻礼、左4褚时俊)



联大复员回北平途中（1946年）
(丁贻礼 左2)



北大沙滩合唱团1947年4月
在天坛公园跳集体舞
(丁贻礼-前背对者)



北大沙滩合唱团同学在“九一八”15周年来到卢沟桥 (1946)
(丁贻礼二排右5)

当年的西南地质局统管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的地质勘查工作。开始他在局机关地质勘探处地质科工作，参与了四川内江糖厂詹家坝厂址、重庆南国大厦屋基、九龙坡电厂厂址等建设工程的地质调查工作。在那个“好男儿志在四方”、“到边疆区，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年代，主动要求下到野外地质队去工作。从1955年5月开始，先后在西南地质局汶川地质队、西南地质局546地质队任技术负责（当时没有总工程师设置，下同）、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任分队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大渡河地质队任技术员、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任地质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402地质队任主任技术员、四川省地质局211地质队任技术负责、四川省地质局109地质队任技术负责。工作地点主要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及龙门山脉一带。1977年回到家乡的云南省地质局，参加了云南省地质科研所澜沧江铁矿研究队（任技术负责），后任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处长、云南省地质学会秘书长，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至1987年离休。



1946年北大沙滩合唱团游长城



北大沙滩合唱团在北京天坛留影 (1946)

在四川省甘孜、阿坝和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云南省澜沧江地区20多年野外地质生涯，为西南地区地质找矿和地质科技管理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早期参与了四川内江糖厂詹家坝厂址、重庆南国大厦屋基、九龙坡电厂厂址等工程的地质调查工作；先后在西南地质局、四川省地质局及下属多个地质队（汶川地质队、546地质队、西昌地质队、大渡河地质队、甘孜地质队、402地质队、211地质队、109地质队）从事野外地质和技术管理工作，均担任各地质队技术负责（主任技术员）或主任工程师，长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龙门山脉等艰苦地区工作，主要在金沙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岷江流域及澜沧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开展综合矿产普查、重点成矿区勘探及矿产研究工作；组织开展对二十余种金属、非金属矿的地质找矿和地质勘探工作，先后为国家找到了铁、铜、铅锌、镍、稀有金属（铍、锂、铌、钽）、黄铁矿、煤、稀土、石棉、石膏、磷、盐、云母、水晶、石墨、砂金等一大批矿产地；探寻、勘探和评价了一批重要大中型矿床或重要矿产地。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泸沽铁矿山和大顶山的富磁铁矿、拉克富磁铁矿、昭觉乌坡铜矿、越西碧鸡山敏子洛木赤铁矿（对该地区铁矿认定为“萍乡式铁矿”作出贡献）等，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李五铜矿、丹巴杨柳坪正子岩窝硫化镍矿、康定甲基卡伟晶岩型锂铍钽矿（“全球硬岩型氧化锂资源储量最大的锂矿山”、“亚洲第一大锂矿”，甲基卡锂、铍、铌、钽等稀有金属资源量全国第一）、乾宁农戈山铅锌矿，四川冕宁稀土矿的前期地质工作等；对碧鸡山式赤铁矿定名有着重大贡献。许多矿山至今仍为国家建设提供者宝贵的矿产资源。



丁贻礼一生没有留下什么地质研究专著或学术论文，文革被斗期间的思想汇报和检查倒是写了不少。但却用双脚踏遍无数山山水水，用双手书写和绘制出向四川省地质局、地质部中国地质资料馆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18 份，其中地质勘探报告 11 份。这一份份沉甸甸经过多少地质队员辛勤劳作得来的地质报告，都倾注着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心血和

良心，为后来人留下了可供开发的矿山以及继续进行地质勘查工作的宝贵依据。这一份内容丰富的报告可不是今天一些人复制粘贴就能完成的。



苏联专家来甲基卡矿考察指导工作

前排(左起): 丁贻礼(主任工程师)、白梅(办公室主任)、李凤翼(副队长)、田林君(局分管稀有金属工程师)、
迪比约夫(苏联专家)、鲁登科(苏联专家)、张开智(技术人员)、常德章(分队长)
(时间: 1961年 地点: 四川甲基卡矿山 摄影: 杜成卓)



1959年, 丁贻礼(前左4)野牛山煤田检查工作, 在钻机机台与钻工合影(花仲霞 前左3)

上世纪五十年代,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尚未进行民主改革, 而国家建设又急需找矿, 丁贻礼这些地质队员外出找矿工作都由地方政府武装部派持枪民兵引路和一路护卫, 一个地质小组还要配备几名持枪民兵, 甚至自己也要随身带着配枪, 一旦土匪骚扰来袭, 不得已都会先丢弃行李等个人物品而保护地质资料。



1959年, 在四川野牛山煤田工作照(左2)



野外工作照

万恶的十年“文革”开始后, 丁贻礼被划定为“叛徒”、“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 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屡遭批斗, 不仅要承担超负荷、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 更有强加的多项莫须有罪名和各种人格污辱等着他, 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迫害。单说在文革期间即便是三伏天, 在被拉去批斗时他都会穿上棉衣和大头皮鞋, 虽然天热难熬, 但为的是在挨XXX思想革命造反派的殴打时可以多少减轻一些皮肉之痛, 可见当年他的处境。就是在那样紧张屈辱、危险、

艰苦动荡、是非不分走钢丝的岁月里，他那用地质科技报国之心和要为国家经济建设多找矿的信念也从未动摇过。在这期间还被安排去野外开展找矿（监视劳动）等工作，即便在处处被 XXX 思想革命造反派监视的状况下，对地质工作仍然尽心尽力、认真负责，所做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做工作报告（1961年）



野外工作照

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和他对地质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家人都在随他转战各个野外地质队，退休的岳母也来为他照料几个孩子。艰苦的野外地质队驻地教育学习条件极差，孩子们受教育机会都受到极大影响，特别是在万恶的文革中他被誉为走资派、反动权威成为牛鬼蛇神期间，被押到各个野外分队批斗和劳动改造，XXX 红色革命造反派们为了达到折磨他的目的，将他的家人一块驱赶到野外工作点，全家人住在乱石岗中搭建的窝棚里受尽磨难，可怜他 70 多岁的岳母啊！而丁贻礼却淡然以对，当然，对于已经被打倒而全部精力都放在地质工作上的他，不淡然他又能去做啥。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对丁贻礼在四川省工作期间的评价是：“丁贻礼同志在我局工作期间，长期坚持在第一线，先后在甘孜队、402 队、211 队、546 队、109 队担任技术负责人、主任工程师，在阿坝州、凉山州及甘孜州组织开展铁、铜、锂、铅锌、磷、黄铁矿、石膏、煤等二十余种金属、非金属矿找矿和勘探，在此期间有关各队累计向局提交各类地质报告 118 份，其中勘探报告 11 份。由他主持和参与找到和评价、勘探的大、中型或重要矿产地有四川省冕宁（富）铁矿、大顶山（富）铁矿、越西碧鸡山敏子洛木式赤铁矿、康定呷基卡锂（铍、铌、钽）矿、九龙县李五铜矿、乾宁农戈山铅锌矿等，在找矿勘探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丁贻礼同志在四川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工作认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在培养地质技术力量方面

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7年9月调入云南省地质研究所工作，担任澜沧江铁矿研究队技术负责，主要做澜沧江铁矿研究工作；1978年8月调入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处工作，后兼管云南省地质学会办公室及局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为地质专业组长）工作，建立了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抓科技计划执行及项目实施及成果管理（包括地质部、云南省科委、云南地质局项目），这期间云南省地质界获云南省科委科技奖励12项，获云南省地质局科技奖励17项（包括安宁盐矿等科研成果）；开展地质对外交往和学术交流，接待了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比利时、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等多国地质专家和学者，使云南地质学界在和国外同行交流中互相学习并走出去；主持创办云南首个地质学术期刊《云南地质》，把云南的地质（科技、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和国内同行交流；每年举办多次地质讲座和地质专业英语学习班，让许多地质工作者（包括管理者）受益匪浅。1978年云南省地质学会恢复活动，1979年任常务理事，1982年改任秘书长至1987年离休，主要开展了维护科技工作者合法权益、组织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和学术报告会及首届青年地质工作者学术交流会、出版《学会会讯》和《论文集》及科技资料和科普文选、组织青少年地学夏令营、开展地质科技咨询及服务；获中国地质学会“学会工作先进集体”和“科普先进集体”表彰，被授予“学会工作积极分子”，1987年获云南省科协“先进工作者”称号，1988年获中国地质学会授予“学会荣誉工作者”称号，1990年获云南省地质学会授予“荣誉理事”称号，1991年被云南省科协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6年参加云南省科协代表团代表云南省地质工作者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接见。

在云南省地质学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中对即将离休的丁贻礼这样评价：“与会同志一致肯定，丁贻礼同志为我会恢复活动，推动学会组织建设、学术活动、科普工作和科技咨询工作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我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理事会向丁贻礼同志表示敬意。”

这就是一位由兴趣转而专门学习，进而终身从事地质工作的普通地质工作者一生“用脚探寻地球宝藏，用笔书写找矿成果”的经历。